交通公司
電氣材料各種車輛鋼鐵五金器俱 [illegible] 春熙路 [illegible] 分管理處 [illegible] 門

各種公私表冊 工作精良 價格和平 出品迅速 期限不誤 價格九折歡迎 [illegible]大街六十號 印刷社

李萬利長號失章申明
本號開設商業場內有年所前受兀妥之累罪於如忽壯之原失去號章一顆係楷書萬利長號四字惟恐好人拾得用舞弊者除向公安局登報外特登報聲明以後本號一切來往手續除另刊號章外必須和平私章蓋章否則概不生效 李萬利長號 和平 啓

和合拍賣行
定午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
公開拍賣一切通用器物
行址南新街十四號

滑稽時事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滑稽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合訂一冊現已出書每冊價四角外埠郵費三角另加各縣代售處外加寄費

五仙劇目列後
歐陽予倩 失熱河 新潮 逼張學良 本良 胡蝶跳舞 和日 馬君武 跳舞廳 托田中 過關 劉湘 花先鋒 文雅 哭屍 捐款 軍大戰 啟事 新聞 [illegible]

白濁靈根丸
專治五淋白濁每盒大洋五角初期淋濁便覺痛淋濁，無論新舊，三劑斷根 [illegible] 總發行 華西藥房 街裕存藥房 民國華藥房 [illegible]

成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貳拾貳年拾壹月拾捌日（星期[illegible]）
第二百[illegible]號
社址 御街貳壹貳號
零售每份售錢二百文
每日出版一大張
定報價目 每月一角五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六 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五

劉子如家庭慘變

蜈蚣子企圖暗殺父母 女管家被逼吞煙斃命

本報重慶航訊，以善舉慈善家名之劉子如，不料日突演家變，其女老管家曾樹清，即於此次投故中，飲毒絕命，由許（十四）日由劉賴由通遠門衛兵將子劉福田拿獲送請警備部究辦，曾女管家之子辦瑞群禍，群彬及劉本人，均補呈警部，請從嚴法辦，茲誌其經過略情如次，劉福田原爲劉之螟蛉子，出生甫三天，即由劉屋乳哺養，及長送之入校讀書，由小學而中學，去年始在成都某中學本業，時已成年矣，惟福田平時好與流落同遊，致積時稍久，染得種種不良習慣，劉爲謀規正，不久以前，曾以私人資格，函請成都警備司令廖海濤氏捕部，禁拘嗣後釋放回籠，故性不改，仍與流氓爲伍，前日且以某事要挾劉之老女管家，曾樹清，索洋一千元，曾氏以應福田，遂以恐言恐嚇，既而且揚言將暗殺其父母，樹清大懼，遂暗吞鴉片斃命，劉得悉耗，恐驚交加，當報請通遠門衛兵將福田拘獲，轉送警備部究辦，現警部對此案將澈底審訊，以明究竟，并聞此案內容異常複雜，詳情如何，容探明再誌，

小舞台

刀筆誤 第二段

（華山景生上唱）托足天涯，回前永不不見家，思量起，芸的睽，都是當初一着差，說什麽名勝幽雅，說甚麼都城繁華，繞道過了龍，惟恐有人認識咱，每日裡在這山之巔，水之涯，古廟荒亭也下榻，晴天畏的日光大，落雨愁路滑，冬來雪霜下，凍得我四體不仁手足麻，進人不敢說實話，謊強一些言語支吾他，離身在外，心常戀家，膝下兒女常在啼啞啞，方氏妻守的有夫寡，他晨古鵲噪，夕卜燈花，自占道兒女情長真不假，言念及此，不由人不珠淚交加，（白）我張澤瀚雖是寨士，那曉得這出門的苦楚，天道一回避禍離家，受不盡跋涉艱難，況我又是帶罪之人，名勝地方，與那都城商埠，又不敢去，每日只得停山而行，哎呀，當同今日這山勢越走越險了，（唱）山勢險，路不平，古木濃陰少人行，聽四下悄悄靜寂無聞，仰面隔天近，平地不分明，才知道古人的詩云，「馬從人下過，雲向馬頭生」這話是真，一陣作虎叫）忽然山鳴谷應，嚇得人戰戰兢兢，果何物這樣凶橫，想則是虎豹之聲，快逃遁，怕遭吞，那管他鳥道人徑，免不得附葛攀藤，（作爬山狀上山繞唱六上山頂，觀動靜又只見猛獸成群，樹梢頭猿猴現後隱，虎嘯既欲噬人，我只屏氣藏身等，他們去了再行程（未完）

犬婦獰惡不堪言

驚動羊城殺妾案

（續）伊乃民二十餘年深交王某之女，王周氏係王親生母，周氏有一相熟婦人溫大姑，因鍾愛媛貞，當時媛貞尚在襁褓中，要求將媛貞送伊爲女，顧時常來同往探，周氏見已有子女多人，遂允其請，遂至媛貞六歲時，溫大姑攜媛貞隨同其夫往安南經商，至民國十五年間，溫大姑以夫在該埠病故，追得將生意收束，偕媛貞返粵，時媛貞年齡十二，抵香港後暫在該處稅居，遂與媛甥某甲相遇，探悉甲尚未娶，即將媛貞許字，并未舉行婚禮，而溫大姑忽於去年二月病故，媛貞孤苦無依，即投赴未婚夫家棲宿，詎於五月間，甲又病故，時媛貞幸查知其親生母王周氏在港居住，遂尋回團聚，至去年十月，周氏攜媛貞來省探民，着暫在民家住宿，迨楊少修到探，一見媛貞便鍾情，擬娶爲平妻，挽民爲介紹人，民以其已娶妻，恐日後發生糾紛，且見媛貞不幸遭此家庭慘變，爲時未久，若與之作伐，必傷其心，不允所請，着少修直接求婚，後二人果允訂婚，媛貞仍住民家，迨後被楊妻王文舒查悉，迭到民家吵鬧，或有時與媛貞說和好，反覆無常，民係正當商人，不容伊時到騷擾，故勸少修與媛貞另行稅居，已於本年二月二十九日遷去，距媛貞於未被害之前十天曾在長堤與文舒相遇，（未完）

「肉麻」經

孔三夫子原著 周洪順博士譯

經而名之曰「肉麻」者，請讀者不要誤會念的那一部，也不是唐是法華寺裏和尚所忘了三藏上西天沒有取來的遺品，乃是現代學者所奉行的經典也，

肉麻之意義甚廣，簡言之就是教別人看了不舒服，而自己舒服，教人家不舒服的到怎樣的程度，方能稱之爲肉麻呢，讀者注意，俗語說「今着肉麻當有趣」肉麻與有趣實有相同性，所以不是肉麻的名稱，「就是凡文」的作品，無論是詩詞歌賦，就是討論科學的文字，也要說上「我的兄弟是電影明星」，方能夠程度，雖然明星與科學沒有關係，然而「電」總與科學有關係，於是東拉西扯的硬拉出了「我兄弟是大光影明星」，由大明星更可以談到我給他編的劇本是怎樣藝術，怎樣的美，怎樣我是個大編劇家，這樣的寫來，別人看着一定不舒服，然而自己確是舒服了，這樣便是肉麻，倘若讀者還不明白，非教我形容一下「怎樣叫肉麻」，我可以告訴你，無論是文章或是談話，能教人家看了或聽了，立刻汗毛直立，遍身泛起小米似的疙瘩，其情形輕於一毛骨悚然，重於傲寒的秋風拂體，又彷彿走電的電話機電手，又彷彿藥見金屬的東西，作出極尖而顫的聲音，使你心中癢癢的搔不得，說聲若只諒，我這支拙筆只能形容到這樣」，這才叫十足的肉麻，倘現在的學者能肉麻到這種程度，那才是真正的肉麻學不過那有那樣十足的天才呢（未完）

同姓結婚再談

本報昨發表「兩男子結婚怪聞」一文，閱覽頗以爲怪，然世界奇事，無奇不有偶，據友人由重慶歸來，述及該處亦有以兩女子而結爲夫婦者，據云，重慶有縣立女子中學校，歷史頗久，女生達百餘人，校規嚴肅，不許與男性接近，惟一班女生，皆年屆破瓜，花晨月夕，不能無感，于是同性戀愛之風，遂成爲一種習慣，該校當局亦無法禁止，彼輩一經結合，親愛過於夫婦，同命鳥，比目魚，差足擬其熱情也，初不過實行同居，並無結婚之儀式，及後以風氣既成，乃公然有親迎交拜，一如其儀者，結婚之日，同性之新夫婦，均須沐浴更衣，裝飾一如新郎新婦，入夕，各同學居然實行鬧房，譜謔百出，彼輩亦無羞怯，任其嘲笑，從此實行同居，一若正式夫婦，不少相與偕老終身不再與男性者云，

意大利之結婚節

二千對男女舉行結婚禮

羅馬二十五日電，法西斯帝黨，爲提倡意大利生率起見定十月三十日爲「結婚節」屆時將有二千對男女舉行婚禮，禮畢，即結隊在街衢遊行，赴棒喝團總部，領取首相墨索里尼之贈品，同時聖彼得教堂，舉行嬰兒共同洗禮大典，首相將贈每人衣服一襲，

戀愛的五味

在若何一個地方，看見自己的情人和一個異性的朋友談笑非常的親蜜，自己的心中不得就要起伏一種不一陣「酸」，

和一個同性，相爭一個異性的愛，在爭鬥的演進中，計劃相伏，必定是非常的「辣」，

兩個愛情親蜜的異性，因爲一種特殊情形忽然別離，雙方必感覺滋味的「苦」，

愛情熱烈，家長允許結婚「甜」，

情人捨己另有戀人，「鹹」，

大中國理髮公司
裝飾工緻 即行開幕
春熙南路

說書評話

歷年主講風雨不改

評話 楊嘯天 清客

精彩 玉獅帶 全部

諸君早臨

愛多亞路平安茶樓啓

羅壽昌啓事

月初旬因被盜一內失落牙章一個，凡有羅壽昌三字恐有拾得籍章招搖撥騙，本人事實概作無效

貢順腐奶湯

羊肉粉湖幕

洽乎不冷

十一月天氣涼，諸君必要添衣，皮衣棉衣，棉衣不如皮衣，買件皮套，無形強暖，……

血淚碑 大結局

十一月十八日午場

倚海禍水

十一月十八日夜場

晉鑄成 尚

產婦女乾病

住大科甲巷第二十四號

韓朝宗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十八回 邵伯鎮蕭方救夫婦 盤龍崗野人會弟兄

丁天雷攬韁一看，就是時才那個少年，知他力大。不敢輕敵，將抓一擺，那馬已面跟前，兩人也不打話，那人一弓掃來，丁天雷雙手執抓，用力往上一迎，只聽得弓弦噹啷啷一聲響亮，那人叫道：好的，說着回手攔腰一弓，橫截過來，丁天雷用力往上一挑，那人大吼一聲，壓住抓往下一按，丁天雷身不由主，向前一撲。叫聲不好，急回過抓尾，執着抓頭，才將弓讓開，那人把弓一提，劈頭又是一弓，猶如泰山壓頂一般，丁天雷虎口早已震開，見來勢凶勇，不敢用抓去迎。急將頭一低，雙手執定鐵抓，向着弓弦，順風用力一送，是有千斤之力，這就叫四兩撥千斤之法，乃是借力打人，直將弓背撥回，及時向那人打來，那人急將弓往上一舉，方才躲過，丁天雷趁勢，早已撥馬如飛逃去，蒲文龍在側，看清是他妹子。心中大喜，蒲雲英尚欲追趕，蒲文龍將他擋住，兄妹略述別情，又將墨韓兩人請轉，忽見前面一彪人馬，如風馳電駛一般，飛奔而來，蒲氏兄妹，見是官兵裝束，便勒馬執弓，攔住去路，大叫道：若不投順，休想活命，這些官兵，知道他的利害，又見主將不在，常言蛇無頭而不行，盡都伏地請降，蒲文龍一點數目。倘有三百四十幾名，正點間，後方張豹李方等，俱已趕到，另外兩個少年，張豹遂一一指示，墨玉龍見是女兒，心中大喜，當即合兵進城，原來賽花冰娘，趕至教場，站在張豹附近，張豹早已瞧見大安山一般英雄。心中暗喜，正當起鼓之時，急忙遞個眼色，跟即回過身去，冰娘一步上前，將兵士斬首，賽花即割斷綁繩。

蕭方李義，看見已經有人動手，就一齊上前。如砍瓜切菜一般，所代四百官兵，一聲發喊，官兵心慌意亂，四散奔逃，忽聞丁天雷傳令速退，衆兵如奉聖旨，回頭就跑，一窩風向西逃去，蕭方回見蒲雲英追趕丁天雷去了，自已也就代人向着官兵追來，這時會齊，便將嘍兵與官兵混合編制，整隊進城，駐在知府衙門，蒲雲英的意思，要將寧波府霸佔，以作根據。行文天下，申討盧杞，墨玉龍韓琴，齊聲言道，不可如此，我們既是爲國除奸，豈能爭城奪地，若果占據城池，那就行同叛逆了，不比大安山，又當別論，然猶蒙不潔之名，爲今之計，且把寧波府庫的銀錢倉廒，以及兵器馬甲，一概運往大安山，先充實內部，然後冉圖義舉。蕭方蒲文龍一聽，齊聲贊同，大家商議停妥，先保墨韓兩家的眷屬細軟先行，蒲文龍立叫龍雷，速回雙龍山，把人馬糧草，一概移到大安山合夥，一衆英雄，回到大安山，設宴慶賀，次日蒲雲英。堅請墨玉龍主持大計，衆英雄一致擁戴，墨玉龍義不容辭，立即升座，點將驗兵，計有蕭方，李育，張豹，李義，劉李虎，蒲文龍，王孟甫，龍雷，龍電九員大將，蒲雲英，韓琴，墨飛云，巧娘，冰娘，墨賽花，金枝，玉梅七員女將。玉林，二人同司筆札，全山嘍兵，新招舊有，及投降合夥，共計五千餘名，大小頭目三百餘名，木船七十餘隻，馬五十餘匹，墨玉龍點驗後，當即頒布五十四禁令，男女英雄，重新分配任務，李虎李義劉飛云，管理后山水寨，撥兵一千，指揮訓練，撥銀三萬，添置戰船，又調兵一千，開墾山田，廣種糧食，一月一換，以均勞逸，水陸兩路，設卡收稅，保護行商，又沿山築壘，設置攻守戰具，延攬綠林英才，凡有一技之長者，俱收錄在山，因此大安山，直如鐵桶一座，後來五打大安山，出了無數奇事，這是後話不提。

洪深脫離明星始末

明星攝影公司之導演洪深，受事影界已久，所編劇，尚饒傲樂，近忽有脫離明星之舉，已於滬報登有啓事，消息傳來，莫又宜爲影界又生糾紛，於洪之去，亦多傳說，而諸影業中人，悉其遠因近果，非驟然求去也，

洪氏於影片界，爲小有才，故亦常恃此傲物，難結人緣，因是明星同人，對洪無好感，去之而未得間，嗣洪編一「鐵板紅淚錄」，成績固平庸，即名亦嫌其腐，不合現代需求，頗多訾議，既而洪領隊赴西北攝片，一路經青市，取景於市府之前，爲某部職員所訕笑，以至口角相爭，結果洪爲警所捕，拘留警一小時，卒以登報道歉，作了，自是洪鬱憤不自辨，返滬，即遞辭呈，而總理張石川適以事他出，公司方面，不置可否，但飭鄭正秋協理，洪知無戀棧可能，即毅然先行引退，且擬離開滬市，赴江灣作鄉居，而意則甚快乜也。

趣聯

容

昔有一美籍教師傳教於揚州時，聞我國人工詩聯，極欲一試，教師於華文固一知半解者，遂出一聯徵我鄉人應對，其意頗足自豪，聯云，「美利堅號稱合衆，」一會有某滑稽家乃撰筆對曰，「婊子兒名叫雜種，」聞者無不譁然。

巧對

一，夕夕多良會，

人人从夜游，

二，少水沙露，

是土堤方成，

圍棋飲酒，一着一

沐浴趣事

因沐浴致富

沐浴費時費錢，何能致富，然聞父老述九麻子事，確因沐浴以致富，豈非趣事，九麻子者，清乾隆時直隸總督方維甸之族叔也，少無賴，後忽至方處，涕泣自陳改行，願在方處供驅職，方許之，九麻子任事勤謹，對人尤謙抑，方喜倍給其薪水，九麻子得錢不用，以購舊皮箱，數年得百餘隻，一日忽告方，謂欲回家省母，允之，乃雇大車十餘，載箱以行，道經沙河縣之伽藍寺，謁主持僧，謂受方制府命，護衣箱還里，距驛尚遠，不得達，乞假一宿，許之，乃置箱於僧之密室，手加封固，更命備浴具，另購皮紙數十紙，麵糊一罐，既入浴，以皮紙嚴封窗隙，乜僧以時方盛暑，見而異之，遂立窗外以聽，聞內作恨恨聲曰，「皆爾作怪，致名播全省，無立足地」，一老僧益疑，尋九麻子未及封處，向內窺之，則見其隨語隨拔其腋毛，訴曰，「一是火實格人也」，一盜數月前，有大盜號飛毛腿者刦去耶，得贓甚巨，官中方懸重賞以捕之，盜腿上多毫毛，故有此名，今見麻子腿上毫毛特多，且口中又有恨語，疑其爲飛毛腿，僧乃報縣，縣令發兵捕之，九麻子至縣，自陳謂是方制府族叔，下僧繫之獄，遣人至保定偵之，果不謬，乃大恐，延之上坐，設盛宴陪罪且厚賄之，求其不可告制府，九麻子許之，惟曰，「吾箱存寺中三日，恐有遺忘，請取至縣署驗之」，令亦諾然，箱至啓之，則中貯木魚鐘磬及破爛之經典而已，九麻子怒曰，「督署安有是，此必爲僧所易者，」因袖出物單示令，欲主僧如數以償，主僧雖百口不能辯，卒給以五萬元，九麻子乃去，實則箱中物，乃九麻子自置者也，于就浴時故意令僧疑，并出怨言，由其摘去，以售其策，其計誠狡矣哉，

劍俠武術長篇小說

飛俠十三娘

（一五八） 瘦英

立待我去，大約不能滿個月了，素貞道阿兄既不能久待，妹還有一件事，不可不爲阿兄說明，妹久住深山，習慣清靜此次重墮入世，覺得眼前種種別有天地，身體異常不適，阿兄園林甚大，須爲我收拾一所密室，不用童僕，也無須送給飲食，只要有一几一榻，一盂清水一爐名香，容我一人靜坐其中，不奉呼喚，不許入刦，阿兄軍情緊急，不妨先去，一個月後，妹自會前來的，不知阿兄肯許我否，鶴人道，吾妹肯念手足之誼，爲先父報仇，豈有不允之理，說着，立命人在後園中收拾一所潔淨房屋，又往裏邊呼出內眷，一一相見，那時鶴人的母親已故，都與素貞叠分相當，不是姑嫂便是姊姊妹妹，各人行過了禮見這樣打扮，個個驚異，又聽他說起十多年的事，人人稱奇，鶴人要設席款待，素貞辭道，妹在山中已練得辟穀之術，人間煙火，久已不食多時了，鶴人益加驚異，當下便請素貞往後園住居，